



立高 著

永生的战士

中国青年出版社

永 生 的 战 士

立 商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58年·北京

永 生 的 战 士

立 岛 著

*

中 国 青 年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东四12条老君庙11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036号

北京市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经售

*

896×1168 1/32 6 3/4 印张 154,000字

1958年5月北京第1版 1958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5,500 定价(6)0.65元

內 容 提 要

这个集子，包括八篇短篇小說。其中“永生的战士”等四篇曾以同名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在讀者中获得过相当的好评。現在，作者又增加了几篇，重新編成这本短篇小說集。

在这八篇短篇小說中，作者以昂奋的激情和生动的描繪，歌颂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員在解放战争前后的英勇業績。其中，不但塑造了一系列英雄人物的形象（包括营長、連長、排長、班長，战斗員、偵察員、通訊員、炊事員和复員战士等等），描写了他們在激烈战斗中的惊險经历和英勇頑强、乐观机智的卓越品質；而且深刻反映了党的战略思想在战士中貫徹并且形成强大物質力量的过程，从不同的側面，反映了祖国解放战争的历史面貌。

封面設計：韓 琳

小 序

这个集子，是我 1946—1951 年所写作品的选集。原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现在又收了兩篇进去，交“中国青年出版社”付印。我所以增加这两篇，是希望讀者，尤其是青年讀者，能够通过这些不同的側面反映，比較概括、具象地看到祖国解放战争的历史——起源、展开和結束；看到敌人的穷凶恶极、无賴无耻的嘴臉儿；看到我們党是采取了怎样委屈求全的政策，以及我們的战士是在怎样憤怒和激奋的情况下，忍无可忍、起而自卫、反攻、解放全中国；同时也可以看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怎样在战火中，从游击部队而成长为一支战无不胜的現代化军队。

国；同时也可以看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怎样在战火中，从游击部队而成长为一支战无不胜的現代化军队。

我爱我們的军队，爱我們的战士。他們創造了数不清的惊天动地、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多少同志，为了祖国的解放事业献出了他們年輕的生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但他們將永垂不朽！他們那赤胆忠心、勇往直前的优秀品質，將永远是我們学习的光輝榜样；他們是祖国社会主义的奠基人，也將永远成为我們前进的动力！

讀者！我的笔虽然不能描繪出他們的丰功偉业于万一，但是，幸福的讀者，請不要忘怀他們！是他們迎着酷热严寒，从风里雪里走过来；是他們冒着鉄、火和鮮血搏斗过来，我們才有了現在！而今，他們倒下了，可是瞧啊！我們的祖国是怎样的光芒四射，燦爛夺目！正如那旭日方升，蒸蒸日上！前进吧！要不遺余力，为了祖国的未来，也为了死者和我們的后代子孙！

立 高 一九五七·十二·二〇·北京

目 次

日寇投降的时候	3
枪	30
老营长	53
任务	82
战友	101
永生的战士	111
新的开始	147
前进	184

日寇投降的时候

一九四五年，毛主席号召扩大解放区，張長順他們团奉命开到游击区来，解放这一带的敌占据点。八月間的一天，他們打下了刘家寨——一个中心崗楼，大家正在树林里休息，指导员老远喊着跳着跑来了。他手中举着一張紅紙，搖着抖着，跑到队伍跟前，高高举起了双臂喊道：

“同志們！日寇宣布投降啦！”

这个消息就象一声春雷，大家都不約而同地問一句：

“什么？日寇投降啦？！”

“是啊！同志們，听听捷报吧！”指导员双手把紅色的捷报打开，高声念起来。才念到半截，大家就憋不住劲了，轟一声都跳了起来，高举步枪，大喊“万岁——抗战胜利万岁——”。这喊声此起彼落。大家笑着，互相拥抱，互相捶打。連平日最不爱說話的三班長張長順，这时也張开嘴大叫，一直叫得眼里流出了泪水。接着不知誰起了头，他們用筷子敲着鋼盔，奏起鑼鼓点，这一百多人，就在这树林子里扭起了秧歌舞。三班長張長順也隨在大队的末尾，破例地跟着大伙扭了起来。

張長順今年已經是三十八岁了。他是从伪軍携枪投誠到八路军来的，到現在已有三年挂零了。平时，他对抗日表現的挺坚决；

作战的时候，又表现的勇敢顽强，上级见他表现好，便一步步提他当了班长。可是他这人有个毛病，就是不大爱说话。尤其是刚到八路军来的时候，总是一个人呆在一边，痴痴怔怔地想什么心事。那时指导员问他：

“張長順同志，你有什么意见吗？”

他马上站起来“呸”地立正答道：“没有。”

“有什么意见就谈，可别闷在肚里。”

他就连连地回答：“是，是，是。”

指导员不好勉强问他，事情也就过去了。可是之后呢？他仍是照旧那样，指导员就又去和他谈话，他还是不肯说心里话。其实他心里的确有一个疙瘩，那是在指导员和他谈过四五次以后，他才说了出来的：

他家离省城二十来里。在他十来岁的时候，他爹还活着，他们租种着地主孙大头十来亩地，每年除了缴租，生活当然很苦，可也还捱捱漫漫混得过去。他十五岁上爹去世了，丢下了他和他娘，孙大头便硬夺了他们的佃，逼着張長順去给他扛活。这一来，就算上了孙大头的套啦，只有被人家牵着鼻子，叫你向东不敢向西。后来日本人进攻中国，国民党夹着尾巴一溜小跑逃走了，这地就让给了日本人。孙大头当了保长，那威风可就更大啦！張長順老实巴焦的只知道干活；孙大头见他老实，也就攬着他干，一干就干到了三十多岁。

他娘受了一辈子苦，老伴又死了，就整天琢磨着给長順讨个老婆，生个儿女，好接替張家门的香烟。她起五更睡半夜接针挽线，为的是挣个吃喝，好聚攒下儿子的工钱，给儿子办这门亲事。張長順三十岁上，碰巧关里来了有一家逃荒的，没了盘缠，他家有一个十八岁的姑娘，说是要向出聘；经人说合，他们把聚攒了十几年的五十块工钱花了，把人娶过来。

这个姑娘叫素珍，弯眉大眼，长得实在俊气。她也是受苦人家出身，爱见的是穷人。长顺娘心肠好，就把媳妇当亲生的女儿待。长顺呢，是个好脾性人，两口子也过得挺和美。第二年生下一个男孩，起名叫宝童。张长顺自成了家，象变了一个人，精神也好了，话也多了，他似乎觉得比以前活的有意思了。

可是好日子不常在。一九四一年冬天，孙大头派他进城去应差，说是给日本人修飞机场。到了城里便被抓了兵，带进了拉着电网的兵营里。他哭，他哀求，哪里有用？招来的是拳打、脚踢。后来，有一天他在城门口站岗，他一个当家子大伯来偷偷告诉他，说大头丧了良心，把他弄来当兵，霸占了他的媳妇素珍，素珍羞辱难当，吊死在孙家了。最后向他说：

“长顺，你也要赶快想法逃走：孙大头放出风来，说还要害你的命哩！”

常说：官逼民反。富人压迫穷人，穷人只有闹革命！这老实人听了这些话，立时心如火燎，他痴痴地瞪着一双眼，说：

“还要害我的命！？”

“是啊！他害了你的媳妇，怕你……你还是赶快想办法。”他的大伯惶惶匆匆说了这几句话，不敢多逗留，便走开了。

张长顺心里呀，就象缠了一团乱麻，吃不下睡不着，他真的觉得天下的路绝了。睁开眼看看，到处是一片昏暗。孙大头是日本人的官，有理也没处伸！他想寻短见，又想到老娘和宝童；他想报仇，却又逃不脱人家的天罗地网，那时刀把是攥在人家手里啊！

他就这么天天在心里琢磨着，也想不出一条路来。

不久，他们随日本鬼子进山去“扫荡”八路军，他好象看见当头照着一盏灯，把他的心点亮了。在和八路军接火的那天晚上，他带着枪逃了过来，参加了八路军，回到了自己的队伍来。他知道了：只有跟随共产党干革命，才能报这笔血仇！

兩三年出生入死，艰苦抗战，現在抗战胜利了，怎么能使人不高兴呢？張長順又象剛成家那回一樣，一下又變了一個人；所不一樣的是，這時他已經成了一個有覺悟的革命戰士了。

二

他們接了解放省城的任務，連天連夜向山下開拔。

隊伍急如星火地向前開着，歌聲一陣連着一陣。沿路上，日本人的崗樓已經撤空了，老百姓正拆着磚，用毛驢往回馱運。多少年，這些無底洞的崗樓吸吮着人們的血汗，現在拆除了，他們心里的高興，真是說也說不盡。他們見到自己的大部隊開下來，燒水、做飯，說不出的親熱。

第一天，部隊趕了一百四十里。第二天下午來到了山邊上。站在最後的山崗上向下一望，西方的彩霞，照着這寬闊的盆地，那綠茸茸的田野，象一張栽絨的毯子，那稠密的村莊和樹林，象綉的一朵朵凸起的花朵。真是多么可愛的地方啊！

三班長望着自己的故鄉，心里象歪倒了四味瓶，酸甜苦辣什麼味也有，嘴里却說不出一句話來。他想起了三年前的事，他怎樣离开了自己的老娘和妻兒，怎樣聽到大伯向他說的話，……後來跟日本鬼子開到山里去，就是經過這條路走的。又想到孫大頭。一想到孫大頭，就好象孫大頭的滿嘴金牙在眼前放着黃光，不由得心頭的仇恨立時燒遍了全身。不由得自問道：

“孫大頭現在在哪里呢？”

他們向前走着，歌聲笑聲仍不斷地飛揚。魯大鈞望着山下，羨慕地嚥着嘴，向張長順道：“班長，嘿！瞧啊！你們這塊兒真是好地方啦！”

張長順甜甜地微笑了一下沒說什麼。戰士小李又天真地喊道：

“班長，到了你們家可要請客呀！叫，叫大嫂給我們包餃子吃。”

“對！大家同意不同意？”高貴英也扭回頭向大家喊。

“同意！”許多人高兴地開起玩笑來。

大家都知道三班長是被偽保長逼迫當兵的，知道他有孩子；可是關於他媳婦被污辱、吊死的事，誰也不知道。他向指導員談的時候，還特別提出要給他保守秘密。所以在这高興的時候，都開起他的玩笑來，誰知道正兜着了他的心事呢！小李上來拉住他的胳膊，緊緊地釘着問：

“班長，你答應不答應？說呀，可別封建呀！……”

這叫他怎麼回答呢？他的臉上——陣青——陣紅，心裡好像刀子攪。他不自然地說：“……不是封建，不是……”

“那你為什麼不答應呢？”

“好，我答應。”

小李這才一拍手，用尖尖的嗓子喊起來：“噢——班長答應了，叫大嫂給咱們包餃子吃——”

這隊伍前呼後應，大家高興的喊成了一個聲，每一個人都是那麼興奮。隊伍一陣風似地跑下山來了。張長順越往前走，心裡越感到沉重；在這肥沃的土地上，到處栽的是鴉片煙；許多地荒蕪了，有的地方雜草，黃蒿長的比人還高。老百姓的臉色都是黃飄飄的，連小孩子都抽上了鴉片煙。他們見隊伍過來，都悄悄溜回家去。

“娘和寶童怎麼樣了呢？”他想着，心裡不由得怦怦地跳起來。他真想馬上回家看看，但又有點怕。

天黑了。部隊到達了預定的宿營地。各班剛進了房所，正準備休息，指導員來了。

“三班長，告訴你們排長不要卸裝，馬上準備繼續前進！”

“怎麼？……”

“今天夜晚要赶到城下，迅速包圍敌人，迫使敌人繳枪投降。还有六十里路，动作越快越好。”

队伍又不停脚地向前赶路了。究竟为什么这样火急，战士们一点也不知道。这天晚上阴着天，显得格外黑；前面的队伍一股勁地跑，后面的就更得紧赶了。战士们抓紧着刺刀鞘，累得呼吃呼吃直喘气；好象反“扫蕩”遇到敌情一样紧急，每个人心里都納悶起来。

“莫非敌人又反口了嗎？”但这是誰也不能够回答的問題。三班長在这茫茫的黑夜里辨認着方向，他認得出，这是向自己的家乡前进哩。他不住地鼓舞着同志們：“快了，还有四十里。”过一会又向大家报告着：“同志們，还有三十里了。”……小李喘着气問道：“班長，离你們家不远了吧？”張長順高兴地说：“嗯，不远了；从左边这条路插过去，只有二十里地就到了。”

半夜以后，他們到达距城八里路的一个村庄。老百姓們还睡的正酣，村子里靜悄悄沒有半点声息。因为是新区，上級决定不要惊动老乡，队伍就在村外的树林里休息，等待天亮。这时，連級以上的干部，集合开会去了。

夜里的露水很大，树叶上不住地掉下露水珠儿，衣服、被子都有些潮浸浸的。村中的狗叫声不时傳过来，接着，四外的村子也隱隱傳來狗叫的声音。这就是說，我們的軍队正从四面八方向这里开来了。在这种情况下，战士们哪里还睡得着觉呢？他們仨一起、倆一堆，高兴地唧唧啾啾小声談着。有猜測今天行动的，有議論敌情的，也有想象着进城以后的情景的，还有的回忆起这八年抗战的艰苦生活。……三班長高兴地说：“別的都是小事，同志們，瞧这一帶的老百姓遭多大的劫吧！这回解放了，人們会有多么高兴呀！……”他忽然兴奋起来，不由得小声唱起歌：

共产党象太阳，
照到哪儿哪儿亮，
减租减息闹生产，
生活一天比着一天强，呼呀呼嘛……

大家被他这歌声逗笑了。小李也情不自禁地喊起来：“再来一个！”高貴英忙制止他道：“小李！别叫，人家睡觉呢！”小李一吐舌头，魯大鈞用那大憨嗓子說：“怕啥呀！你瞧瞧，哪个睡觉啦？都急着进城呢！哎，小李子，这次进城我给你繳一枝金鈎小馬枪，别叫这三八大盖老磕你这脚后跟了，好吧？”小李一撇嘴擰着脖儿說：“誰稀罕你‘打完了仗来献刀’！”魯大鈞哈哈笑起来。

拂曉的时候，連長指導員都回来了。指導員向大家動員說，我們馬上派人进城去交涉，命令敌人繳枪投降，敌人不投降，就坚决消灭它！并提醒大家不要松懈，积极作战斗准备。大家立时动起来了，擦枪的擦枪，磨刀的磨刀，都憋足了劲，准备消灭那些不投降的敌人。

“小李子！”魯大鈞在鞋底上磨着刺刀喊道：“你瞧着吧！一刺刀一个，叫它刀刀见血！前年冬天敌人‘扫蕩’，杀了我们多少老百姓？他媽的，这次他要还敢不繳枪，咱就叫他尝一尝！”

“是啊！你忘了那个不到三个月的小孩，腸子都叫鬼子挑出来了！”小李鼓鼓地瞪着小眼睛。高貴英遺憾地說：“这回，它投降了！”魯大鈞刷地一擦刺刀，狠狠地道：“那也不能輕饒！”高貴英道：“可是咱們有俘虜政策呀！”三班長这时插嘴說道：“同志們，只管准备好，冤有头、債有主，杀人的他得偿命！别急。”

中午接到了消息：敌人拒絕投降！

上級命令：紧急准备战斗！

三

下午四點鐘的時候，部隊一切都準備好了，戰士們仍然在樹林里等待着命令前進。連長和排長們已經到城周圍看地形去了，留下指導員、副排長們在這裡照管部隊。這時，忽然刮起了一陣黃風，在遠遠的地方旋轉着，從綠色的庄稼上刮過來，扑到他們跟前；那黃風滴溜溜打了幾個轉兒，又向城池狂奔而去。戰士們遠遠望着，那黃風頂在城牆上，豎起幾十丈高的一根大黃柱子，長久地在城的上空浮蕩着，旋轉着。接着是一聲吓人的暴雷。那烏雲就象漲潮的海浪，只听一陣鳴鳴作響，立時卷過天心，布滿了整個天空。接着，那一個點的大雨，就象倒水一樣劈頭澆下來。不一會，遍野的黃水漫上腳面、不分東西南北四處奔流。……

“同志們，把鞋帶綁綁結實！”三班長抹一把臉上的雨水向大家喊道。

戰士們挺着胸脯，直望着城的方向。這場暴風雨，似乎更加强了他們的警惕，提高了他們的戰鬥情緒。他們清楚地意識到，不僅要和敵人鬥爭，而且要和自然鬥爭了。

從遠遠的後方跑過來一支隊伍，他們都赤着腳，身上背着什麼東西。雖然已離他們不遠了，但是大雨遮着他們的視線，却看不大清楚。走近來一看，原來是一隊民工，為首的是團政治處的民運干事。他身上向下流着水，急向指導員喊道：

“喂！政治主任在哪兒啦？”

“前面，就在那兒！”指導員指給他。

民運干事向民工們說：

“同志們，你們先在這兒休息一下，我馬上來。”說罷，他向前而跑去了。民工們都向前靠攏來。他們扛着担架，担架都是臨時綁架起來的。在隊前招呼的，是一個花白胡子的老人。他把衣裳斜

披在左肩上，袒露出半个紫銅色的胸膛，胡子向上翹着，蛮有精神。三班長定睛一看，不禁吃了一惊，他禁不住大吼出来：

“大伯！是你——”

那老人一怔，扭过头来，他的眼光真尖，立时認出来了。他大叫着奔过来：

“長順！長順，是你呀！好！……”老人高兴地笑着，撫摸着他的肩膀。嘴里喃喃地不知咕嚕些什么。

“大伯，你好吧？你怎么来了？”張長順高兴得不知道說什么好。老人說：“好，我好。我来了。你还挺結实。……真是好軍头！……好好歹歹，这东洋鬼子算是降服了，你也回来了。……”

“娘和宝童他們还好吧？”

“呵呵，……他們……”

“怎么样？他們……？”

“他們……”老人臉上的笑容漸漸淡下去，阴沉下来了。他为难地望着張長順，眼睛发了紅，在那花白的眉毛下面，閃起一层白晶晶的水光。“長順！……”他的嘴角搖动了兩下，說道：“要給咱的人报仇！”

天空轟隆隆滾过一陣急雷，雨点似乎更大了，張長順的头发支煞煞豎了起来。他急抓住老人的手，望着老人的臉問道：“我娘，殞了？”

“不，她还活着。”老人說，“可是，她瘋了，眼也瞎了！你見了恐怕不認識她了。不到三年光景，头发都白了！……長順……”

“啊！宝童呢？”三班長迟疑了一下問。

“叫孙大头用繩子勒死啦！把孩子扔进枯井里……你娘就为这，一股悶气……”

“孙大头杀了我的孩子！他……”

“是啊！他听說你干了八路，他要害咱挖苗断根！他……”

“他現在在哪儿？”

“城里！瞧！都在城里——那些小鬼閻王們！……”

嘩嘩的大雨，轟轟的雷聲，好像是敲着戰鼓。戰士們圍着這兩位親人望着。開始他們為三班長和親人相會而高興，可是，接着仇恨填滿了胸膛！

“班長……”魯大鈞叫道，“你別难过！報仇的日子到啦！”

“對！給班長報仇！”戰士們一齊吼起來。

前進的命令傳下來了。張長順急向老人道：“大伯，我們就要向前方去了，你要是先見到我娘，告訴她，我們翻身的好日子就來啦！再見吧！大伯。再見！”

隊伍冒着雨向前去了。……

四

只有幾十分鐘，部隊便到了城下。因為陰天下雨，天已經黑下來了。敵人不斷向城外打着槍。指導員站在隊前向大家說道：

“同志們！日寇雖然已經宣布投降了，可是這裡的敵軍拒絕繳槍！不繳槍，我們就堅決消滅它！今天天氣不好，大家要勇敢、沉着、不要輕敵大意，要把死老虎當活老虎打！聽到沒有？”

“听到了！”

“我們連擔任第二梯隊，大家要服從命令，聽指揮，上級指哪到哪，要堅決完成上級給我們的任務！……”

指導員向戰士們作了簡短的動員，隊伍便原地休息，等待命令前進。過了一會，一排長來叫張長順，他們一齊到了連長那里。連長問道：“派三班成嗎？”一排長答道：“是呀，三班很合適。”連長於是向張長順談了所給予他們的任務，最後說：

“同志，這個任務很重要，我們的第二梯隊能不能順利完成任務，你們有很大的關係，記住沒有？”

“記住了。”

“好好準備一下！”

“是。”他答。他向來接受任務都是這樣子的。

天越來越黑，黑得伸手不見五指。雨還在比比卜卜下着。炮聲打响了。突擊隊在向前運動。一排長帶着三班和尖刀連并排向前跑；跑出村來，一排長握着張長順的手道：“你們前進吧。張長順同志，無論如何，要堅決完成上級給我們的任務！”他只簡短地說了聲：“排長，你放心。”便帶着全班同志，和尖刀連分路向前跑去。

腳下——步一滑，敵人打過來的炮彈濺起朵朵的水花，戰士們只管盯着前面的人，握緊着槍，一口氣地跑上去。

敵人的機槍子彈漫天飄飛，彈道的火光織成火網，在當頭爆炸着。但誰也沒有停一步。

“三班停止前進！”三班長小聲喊。

他們臥在一條鐵路下邊，望着攻占的部隊在側面飛躍地向前跑去，誰心里都是痒痒的。魯大鈞說：“班長，瞧人家多美！”三班長說：“同志們！不要慌，我們馬上也要上去的。趕快完成我們的任務！”于是，他們圍在一起小聲談起來了。雙方的炮火在他們頭上呼嘯，把天空照耀得忽明忽暗。他們借着炮火的光亮，順着鐵路屈身向前跑。……

不到二十分鐘時間，城頭上打起一顆藍色的信號彈。小李向起一跳喊道：“瞧！登上城了！”大家都轉過身看着，一連又飛起了兩個藍球。

高貴英說：“真的登上城了，沒事啦！瞧！”他也“通”地站了起來。三班長仍臥在鐵道上，一面緊張地弄着什麼，喊：“臥下！臥下！”魯大鈞真壓不住了，他向班長請求道：“我去看看吧！不然把我們丟在這兒算怎麼着？”大家也都贊成去聯絡一下，三班長囑咐了他幾句，他就跑去了。